



廣州文藝叢書

# 謠言一掃光

粵曲戲集

唐煒  
楊子靜

曾偉  
張福光

林榆  
林清  
等

李門  
鄭達

著

八間專屋刊行

廣州文藝叢書

# 詔言一掃光

—— 粵曲戲集 ——

李門 林檎 會 偉  
唐 烽 鄭 達 林 清  
張 福 光 楊 子 耀

人間書屋刊行

廣州文藝叢書

謠言一掃光

李唐張福光  
門烽  
林鄭光  
榆達楊  
會林子  
偉清靜

· 版權有 ·

編輯者：

華南文聯籌備會

廣州文德路六十九號之一

刊行者：

人間書屋

廣州永漢北路二四九號

電報掛號二七五五

出版期：

一九五〇年八月

基本定價：

四元

印刷者：

中英印務局

廣州西湖路五十五號

# 目次

謠言一掃光……………李門·張福光(一)

肥鷄懣……………林榆·楊子靜(一七)

慶祝中蘇新約……………曾偉·唐烽(四一)

買公債……………李門·林榆(五五)

新春買公債……………鄭達·林清(六五)

# 謠言一掃光

張李  
福  
光門

時：現在

地：廣州

人物：李秋堂（疋頭莊老板）

李德培（疋頭莊司理）

劉 幅（店伴）

張雨川（隣店商人）

葉桂生（老板的親戚，從香港來）

區政府工作幹部

羣衆（老板的伙記、隣居、親友）

(中幕前)

李秋堂(下稱李)持信上

李：(白嚮)生意佬，好心煩，皆因飛機嚟轟炸，生意難做唔怕你幾大欄(陰平)。我李秋堂，開左一間正頭舖，屎弗插住算盤唔同你講玩，自從三月三號大轟炸，睇下風聲唔係幾盞，帶埋一家嘅大細，縮落澳門避過難關，丟落盤生意俾個司理，放心唔落都有辦法。而家接到司理信，等我拆開睇一番，睇一番。

(拆信，口古)折實公債人人要買，商界推銷成績并不佳。同業公會有信嚟指出，商家不應托詞抵賴，經過民主評議并非強迫攤派，本號認額定為一千分……(一槌，插白)乜話？一千分？呢次難攞勒！(繼續唸信)本號認額定為一千分，寫明係李秋堂正頭莊呢個老招牌。限期三月尾交錢，好在係三月大，請老板快的做主寫封信返嚟。(白)唉，我都話接親信就有好嘢嚟啦，派左公債一千分喎，唉！因為避飛機將的老婆妾侍細佬哥搬落澳門都唔知使左幾多錢咯，之呢的係為左一家安全有法子呀，而家叫我買一千分公債呀，我就有咁多錢咯，而家蔣介石重有飛機嚟海南島，廣州隨時都會被轟炸，生意唔知幾時至恢復得，我都係嚟澳門住住先，橫掂實公債係大位事，我不妨睇吓頭，拖住佢先。(看信，想)點樣回覆個司理呢？叫佢拖延住啫，被人睇倒封信又

唔係幾好；不如唔理佢嘞，橫掂個司理梗唔敢自己做主買一千分公債嘅。（快中板）公債千分唔係少，司理唔敢去承招，壘埋一邊拖住爲妙，澳門嚟居住快樂逍遙。（下）

中幕開，月餘後，李秋堂正頭莊一角。

司理李德培和店伴劉福在場。

德：（拿着同業公會催繳公債款的信，對福）

李：（流水南音）真苦悶，又囉嚟，諗去諗返都諗唔掂，呢盤生意恐怕都難以保存，老板爲怕飛機早已搬左家眷，成個幾月咯重係消息杳然，公債又到期要交錢。公會來信催到我用辦，無計可施十足沙灘黃蟻。冇人做主（二王）苦過啞仔食黃連。（白）阿福，同業公會又來催繳公債款咯，老板去左澳門避飛機已經個多月咯，我寫左幾封信都有回覆，真心煩咯！

福：呢筆款本來要三月尾交，而家已經過左期嘅咯。司理，我睇買公債卽係貯錢，你同老板做主，買安佢老板都唔會怪你嘅。

德：咪搵嘅攞。老板個脾氣你唔知到咩？（小曲）老板個份人，真係好緊要，講親個錢字佢都眼眉調

，一千分公債唔算少，叫我做主你咪搵跳。（白）老板份人都唔知咩？叫我做主買公債你都咪搵跳啦，而且咁呀，而家我地壘住的布疋市情都好滯，雖然減低左貨價仍然係冇乜人吼，呢盤生

意咁惡做，買公債就係我都要諗過先咯。

福：司理，講起又講嘞，而家市面物價也都平好多，呢的係我地政府有大批物資嚟手，搵到投機嘅人就無利可圖，物價平百姓就容易過日子，呢的係好景來囉。

德：好景，好景我地就唔駛拍烏蠅啦。

福：（想了一想）司理你做左幾十年生意咯，你要放長的眼光睇下至得嚟嗎。（續唱小曲）你幾十歲人真正睇唔透，要做生意望後頭，物價穩定你唔駛愁，咪個眼光如豆。

德：乜嘢眼光如豆呀？而家一字咁淺嘅咯，老板唔響度，買公債冇人做主，生意又惡做，你話點攞嘞

（隣店商人張雨川上）

張：（白攪）張雨川，四圍捐，打聽吓布疋行情點計算，等我搵下李德培個個老行尊，老行尊。（進）

德叔，好生意啦嗎，布疋行情點呀？

德：呵，雨川哥嘍，坐，飲茶飲茶。（福斟茶）

張：唔該唔該。（飲茶）德叔，老板有冇消息呀？

德：頭先我至同阿福講嘍，老板總有消息，行情又好滯，真係頭疼咯。

張：聽講公債又追得好緊添嘍。



德：之唔係？（長句滾花）公債、公債、成日都係公債，同業公會區政府兩度都嚟埋，夾手夾腳來催生晒。

福：（唱）區政府要執行決定，當然要你清繳，佢至可以交差。

張：（唱）呢件事，係大事情，你有冇寫信去澳門，話畀秋堂知，話有人催佢將公債買？

德：（唱）寫左一封，又一封，我唔怕浸氣，有咁緊寫得咁緊，叫佢快的解決為佳。

張：有咁緊寫得咁緊呀？唔怪知啦，我聽見一個水客講，好似話阿秋堂叔神情唔係幾好，逢人講話的公債催得佢緊，搞到佢冇晒心神咁講嘍。

福：真係假嘍？

德：（追問）點話？到底有冇秋堂嘅確實消息，到底佢想唔想買公債至得嘍？

張：我又唔係幾清楚。近來嚟港澳嚟嘅水客真係多時文，又話乜，又話物……唉！

德：乜野呀？

福：重駛問咩？梗係車埋晒的無烟大炮啦嗎。

張：（三腳燈）港澳嘅來人，真係多嘢講，話我地中國，一定有晒行，今年要鬧飢荒，人民成絕望，又話國民黨，反攻我國防，但有美國幫忙，一定好難抵抗，老板嚟澳門，一定好榜徨，冇信寄返

嚟，令人心掛望。

福：（唱）我話你有乜野好講，係度發夢話一場。（白）雨川先生你都擺嚟講嘅，我地政府統一左財政經濟，統一左糧食管理，有大批糧食囉手，邊處會飢荒？講到反攻，老蔣都唔駛望……

德：阿福，呢度唔係上祠堂，辯駁乜野呀？（對張）雨川哥，我至掛心就係秋堂佢唔知點，你諗吓，個幾月都有消息，如果有乜冬瓜豆腐，咁大間舖頭，我呢條老坑又够難搞嘅喇。

（葉桂生上）

葉：（口古）真係人唔死一百歲都有新聞，李秋堂避債自殺報紙賣得真，我同佢份屬老表應該到堂弔問（望）不覺來到佢嘅舖頭等我見下佢嘅家人。（進）（白）喂，點解咁靜英英，孝都唔掛，又唔開喪呀？

衆：乜野話？

葉：點解重唔開喪呀？

德：開乜野喪呀？

葉：秋堂表哥嘅喪事做過左咯咩？

衆：秋堂？

張：（好事地）咪住咪住，慢慢嚟講，坐，坐。（拉葉坐下）

葉：（站起來）到底秋堂表哥爲乜事要咁樣攪法至得架？

衆：做乜野呀？

張：（又好事地）慢慢嚟講，坐，坐（拉葉坐下）

葉：（不耐煩地跳起來）你地何必詐謊呢？我都知道晒咯。一個人命數該盡都冇得好講呀！

德：（不得不出頭）桂生，咪牛頭唔搭馬嘴喇，到底秋堂點樣呀？

葉：吓，你掉轉要問我呀？（平聲）

德：桂生，秋堂去左澳門個多月咯，咁耐都冇寫信番舖頭，你講乜野命數該盡，到底搞乜鬼呀？

葉：去左澳門個幾月咩？

德：係囉。

葉：（石破天驚）秋堂自殺左咯！

衆：自殺？

張：（自作聰明）我早就替佢就心嘅咯。

福：我唔信。

葉：我嚟香港知道消息，念住一場老表，特登上省城睇下，你地重唔信，既然秋堂去左澳門，咁佢一定係澳門自殺咯。

德：呢次我真係唔知點算好咯。

福：（對葉）你有乜野證據？

葉：（從懷中取出香港造謠報）（口古）「布莊老板李秋堂，攤派公債難担當，離開舖頭好多日，忽然自殺確淒涼。」（白）報紙實得明明白白，有行有業，有名有姓，重會假嘅？德培哥，快的打個電報去澳門喇。

張：唉！真係好嘅唔靈醜嘅靈咯，等我去通知秋堂嘅伙記同親友喇。（下）

福：（取報紙）哼！呢張咁嘅造謠報，我就唔信！

德：後生仔，咪咁口硬啦，唔通人地咁得閒同你印報紙咩？快的預備善後，開喪掛孝啦。（福不理，憤憤坐下）

葉：真係想唔到秋堂表兄會死於非命，而且客死異鄉，真係……

德：阿福，重唔起身打理後事？

（羣衆甲、乙、丙上）

羣：真係估唔到咯！司理，老板真係過左身啦？

葉：你地真係住得唔咯，反爲要我嚟香港嚟報喪（取報紙給大家看）

羣：……………

德：唔駛睇咯，而家我地商量後事吧喇。

甲：（口古）點解老板咁睇唔開要自尊短見？

葉：因爲政府逼人太甚佢死得可憐。

德：而家你話點樣收料，你地發表高見。

乙：我話拍賣存貨散檔，大衆分番的薪水先，

丙：我話賣貨買公債先至係高見，並且供養佢親屬免至人地有閒言。

福：（至此，站起來）如果係真嘅你嘅說話一定要實現，不過我唔信呢張造謠報紙，我要報告區政府

先。（下）

葉：（追）喂，乜乜報告區政府了？

德：由得佢喇，橫掂多個人知道都好嘅（葉止）（門外人聲：「阿福，瘋雞咁吞去邊處呀」「好囉，

我地入去囉」）

(羣衆丁、戊、己(多是婦女)和張上，各持香燭、寶帛等)

羣：(泣)唉，真係估唔到咯，買公債啫，駛乜咁睇唔開丫，有咁大間舖頭！

張：(作領導狀)桂生哥，德叔，佢地大家都嚟嘞，呢的係我地一羣老友嘅心事，受落佢啦。(高高

地舉起祭品)

丁：嚟啦，我地幫手擺好個靈位喇。

戊：可憐佢死囉澳門，運極番來都要駛好多錢呀。

己：駛幾個錢有乜緊要丫？總要入土爲安丫嗎。(大家夾手夾脚的搬枱檯，打開輓聯，祭品)(正在

忙得不得開交的時候，老板李秋堂持皮噏上)

李：噢，舖頭邊個過身呀？

丁：噢，佢唔係……………

戊：(祭品跌落地)鬼呀！

羣：鬼呀！

丙：(制止)咪亂嘈(睇真)老板，到底係乜野呀？

李：司理，舖頭邊個死左啫！

德：（老眼昏花，差不多要昏過去了）

丙：（扶着他）老板，呢件事好離奇，你放落行李慢慢講。

（張問樂，葉細看報紙，又看李，搞不清楚）

李：（看輓聯）「李狄堂大伯千古，家嫂陳氏率男謹拜」（對己）家嫂，呢張輓聯乜野意思呢？

丙：老板，咁重唔係好明白咩？

李：（頓悟）嗨，真係大笑話嘞！（將輓聯等撕破）

丙：阿嫂，各位兄弟，老板重生勾勾呀，成個人企喺處，你地駛乜咁咁豆呢？擘大眼睇下喇。（大家

呆望李）

李：司理，到底攪乜野呀。

德：（慢慢醒過來）你……你……你……

李：我好好地，乜野千古百古丫？

葉：老表，你真係……

李：桂生，你嚟香港嚟左咩？我正話嚟澳門番嘅。

葉：（出報紙）點解報紙賣你……

李：（唸口古）「布莊老板李秋堂，攤派公債難扣當，離開舖頭好多日，忽然自殺確淒涼」自殺？個的造謠記者真係食屎痾飯嘅，我李秋堂會自殺？（衆相語，疑團已解）

羣：唔係自殺就好喇。

婦女們：真係謝天謝地咯，（撕祭品）利是過你！

李：（望）司理，乜舖門唔見關起嚟嘅？

德：乜野關起嚟呀？

李：舖頭唔係被人封左咩？

德：乜野話？封左？

李：我就因爲呢件事特登走番嚟睇下設辦法嘅！

丙：哈，一定又有新聞？

李：（懷中取出澳門報紙）（口古）：「不買公債封舖又拉人，秋堂布莊走唔得甩身，封條貼上門關緊，可憐最是小商人。」拿，我就慌怕未買公債，被人封舖，所以特登番嚟睇下了嗎。

丙：（取報）澳門報紙，又係造謠放屁嘅，同香港的造謠報紙一樣，哈，都算劉福有眼光。

李：劉福？佢去邊度呀？司理，咁舖頭唔係被人封左咩？



德：冇，邊度有封唔？我地重照常營業，呢排物價好平穩，不過大宗批發就滯的之嗎。

李：（怒），呵，原來又係個的死人報紙車大炮，話我自殺，又話我被人封舖，都係個的死人報紙造出嚟嘅。

張：老板，我要走咯，你地坐吓。

（正下，區政府工作幹部和劉福上，幹：「張雨川，坐下先喇」張留下）

福：（突見李）呵，老板你番左嚟呀？

羣：同志，的香港報紙寬佢過左身嘞。

幹：阿福講過畀我知嘞。

福：（非常高興）同志，我估中咯卦，我話老板一定唔會自殺嘅。

幹：當然，不過李先生，你今日番得真係嚟。香港特務報紙嘅話言可以不攻自破，如果你唔番嚟，我地又要多一番功夫咯。

丙：同志，特務出完一槓又一槓，你睇呢張澳門報。

幹：（看報）李先生，（取笑地）你間寶號冇被封了嗎？

李：（感動地）冇！